

謠言的來源

No. 1



高田九段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三版

謠言的來源（全一冊）

（定價銀四角）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作者 呂伯攸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暨各省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

緒 言

居於客觀的地位，把現社會的實在情形，一點不參加主觀的意見，也一點不加修飾，曲曲折折地寫了出來；這是小說家一種最忠實的態度。

在現在這一種私慾橫行，理性滅絕的世界中，尤其是在這黑霧迷漫的中國，有什麼好的模特兒可供描寫呢？倘欲寫時，無非描出幾個土豪、惡霸、淫棍、奸徒……的醜惡的影子罷了！但是，我總佩服伯攸，因為他在絕無可寫之中，終究還寫出星火、獵子這兩篇東西來！這是何等地可使我們一般新青年吐一吐氣啊！

一七，九，四。著狂於上海。

目 次

一 謠言的來源

二 獸子

三 村人們的信仰者

四 錢紳士的消夏

五 星火

六 鄉下老爹的箱子

謠言的來源

一 原起

A軍和B軍開火的消息，已經傳到S地了。他們的戰場，雖然離S地有百餘里路，但是S地的人民，一向就知道B軍中的那些官兵們，大部分是土匪改編的；他們不論是勝是敗，祇要開拔到了一處，便實行搶掠、焚燒、姦淫……，務使那地方不留寸草，才得罷手。

S地的人民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誰都在禱祝A軍勝利，節節向前進行；那末，庶幾那殘暴的B軍，不日便可殲滅淨盡了。否則，A軍如果一失敗，B軍當然要逼迫過來的。到了那時，S地是他們必經之路，怎能避免他們的殺戮淫掠呢！

實在的，S地的人民，並不是生成的特別懦弱而膽怯，祇因爲這幾年來，屢次受着軍閥的恩惠，即使富有之家，也已經剝削殆盡的了；何況那些小本營生的小商人，以及「一日不工作一日不得食」的小工人，聽到了這個開戰的消息，自然早已耽起心來了。

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，S地却有一個應時而生的人物，——這就是樂天里第三弄中一個住戶，大家喊她嘉興嫂嫂的。

她的確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型的婦人，她所具的美德，共有兩種；第一種是善於譬解；第二種是喜歡造謠生事。

當戰事日緊，A軍岌岌可危的時候，她曾經對衆鄉鄰說過：「A軍如果敗退，B軍真的進駐到S地來，我是不怕的；我既沒有財產，

更沒有孩子，逃起來總比人家要便當些。再不然，即使被他們捉住了，當了他們的臨時夫人，我就譬如多嫁了幾個丈夫。而且，要是運氣來了，還可以在他們沿路共來的財產中，分得一些餘潤呢！」

嘉興嫂嫂雖是這樣說，可是，鄰人們都沒有像她那樣樂天，女人們也不會像她那樣沒廉恥，所以大家依舊天天過着恐怖的生活。

嘉興嫂嫂在這種情形中，倒又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機會：她就打算利用了衆人的恐怖，預備報復她平日的仇恨。

她想：左鄰右舍，平日全是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而且也都是兒孫滿堂，非常熱鬧；和自己的孤寂貧苦的生活，真是大相懸殊。——她平日對於這些，就十分痛恨的，現在，可就有了報復的機會了；因此，

她祇要得到一些不好的消息，便跑到各條街堂中去大宣傳；使那些多財或多子的鄰舍們，嚇得有了魚肉不想吃，有了綢緞不想穿；嘉興嫂嫂便感得渾身舒適，滿心歡喜。

二 空心彈

嘉興嫂嫂一天天地忙碌起來了，她鎮日祇是東奔西走，找尋她造謠的材料，或者實行宣傳謠言的義務工作。有一次，李家好婆偶然在廚房中說：「呀，一個蛋打碎了！」她就對別人宣傳說：「不好了，剛才李家好婆說，B軍的炸彈打來了！」又有一次，王家阿姨說：「一隻小雞會飛了！」她又告訴人家說：「不得了，王家阿姨說，B軍的飛機飛來了！」

人家聽慣了這種讟言，雖然常常付之一笑，可是，有的時候，却也不免會上了她的當。

一天傍晚，嘉興嫂嫂在衙堂中找不出甚麼造謠的材料，心中正在不快，便懶懶地踱回自己僅有的亭子間裏來。

她開了房門，剛才坐定，忽然聽見寄住在前樓的兩個大學生，似乎談得非常起勁，她便悄悄地踅到樓梯口，豎起了耳朵，偷聽他們的談話。

姓王的大學生首先說道：「呀，敗了，敗了，這次真是糟糕極了！」

接着，又聽見姓張的大學生道：「怎麼真會失敗的！這邊的人馬

，不是個個都勇健耐戰的嗎？怎麼連這些么魔小醜都打不過？」

姓王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沒有知道哩，今天派着老李守衛右翼，但是他却從來沒有上過戰場的，所以一時手忙腳亂，實在沒有方法應付對方，——真好笑呢，他們那邊一個空心彈過來，他早已跌倒了！」

姓張的道：「難怪，像老李這種人，本來就不配上戰場，怎麼可以派他守右翼！不過，像老何那樣，總可以和敵人抵抗一下的呀！」

姓王的道：「老何？祇靠他一個人，無論怎樣勇敢前進，那裏還濟事！」

姓張的道：「那末，老趙呢？老陳呢？……他們個個都是健將，

難道也不行嗎？」

姓王的道：「老趙雖然攻過去了好幾次，可是，後方沒有人接應，他也祇得退下來牢守自己的地位；老陳却又生了病，沒精打采地，那敢和敵人們去對抗！」

姓張的又嘆了口氣道：「就這樣敗了嗎？」

姓王的道：「怎麼不是！敵人們個個勇氣十足，拚命向我們這方面衝鋒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已被他們衝進了五次！」

姓張的又道：「後來怎樣呢？」

姓王的憤憤地道：「後來，誰還耐煩再站在那裏，橫豎，全軍覆沒的了，還要說甚麼呢？」

姓張的便用拳頭在桌上擊了一下道：「可恨，可恨，此仇不報，非丈夫也！」

姓王的又說：「……」

嘉興嫂嫂聽到這裏，實在有些耐不住了；她心裏想：這一定是A軍敗退的消息了。在一個月以前，A軍駐防在S地的時候，不是時時有好些軍官，來訪問過那姓王的學生嗎？而且，她還記得，內中有一個是姓王的學生的姊夫，面皮白白地，腰支細細地，長得非常的漂亮。大約他們所說老李、老何、老趙……等，就是這一班軍官吧！不過，他們所說的空心彈，她委實有些不明白，幸虧，她是善於譬解的，所以，不一會，她自作聰明地造成了一個新鮮的解釋：「空心彈，一

定是外國新發明的一種炮彈；大約也和子母彈，開花彈……同一種類的東西吧！」

她自以爲這個消息非常重要，便急急地趕出門去，臨時召集了些鄰舍們，開起露天演講會來了。她說：「大家趕緊應該設法；可以逃避的，還是趁早逃避爲是；否則，一兩天以後，B軍到了，無論怎樣也逃不脫了！」

有幾個膽小的鄰舍們，便問她道：「怎麼啦，這幾天消息不好嗎？」

她嘆着氣道：「當然，B軍在二十分鐘以內，衝鋒五次，而且個個都是勇氣十足的；A軍這方面，右翼不能招架，有的兵士病了，有

的受了他們的炮彈；雖然有一隊攻過去了好幾次，但是，後方沒有接應，全軍都覆沒了！哼，你們瞧着吧，一兩天以後，那殺人如草的B軍到了，看你們怎樣地逃跑！」

李家奶奶攙進去對她道：「據我們先生說，這幾天A軍節節前進，十分勝利，恐怕不至於有這件事罷！」

嘉興嫂嫂似睬不睬地道：「你不相信，就不要聽罷！哼哼，B軍要是明後天不打過來，我也不再做嘉興嫂嫂了！」

錢三麻子恰好站在她的旁邊，也趁勢問了一句道：「嘉興嫂嫂，閒話少說，戰事現在到底怎樣了呢？」

嘉興嫂嫂聽見有人請教她，一時倒眉飛色舞起來了。她侃侃說地

道：「A軍敗了，並且全軍覆沒了，你想，B軍會這樣傻，不追過來嗎？」

鄰舍中祇有一位比較有知識的陸先生，却始終不相信這一回事，便道：「嘉興嫂嫂，你這個消息，到底是從那裏得到的呢？」

嘉興嫂嫂很不耐煩地道：「自然是從可靠方面得到的，難道你們疑心我造了謠言不成！」

陸先生正言厲色地道：「不管你可靠不可靠，總之，你應該把那來源說出來，讓我們好去探聽確實；準備行止，否則，你便是造謠惑衆，故意擾亂後方，應該送到戒嚴司令部裏去槍斃！」

嘉興嫂嫂覺得陸先生的話，十分嚴重，並不像和她開玩笑，她才

有些着慌起來；祇是下台很不容易，自然祇有設法嫁禍於人了。

她仍舊裝得很鎮定地道：「槍斃不槍斃，我也不見得就會嚇倒；不過，這消息却不是我說出來的，你們要知道詳細，不妨去問問我們前樓的兩個大學生；他們是一向和A軍中人往來的，我想，總不會不的確罷！」

大家聽說，都急於要知道這消息的底細，便一齊擠到她家的前樓，詢問那兩位大學生。

張王倆突然瞧見那些鄰人闖進來，不覺都目定口呆，誰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等到聽完了鄰人們的責問，更加莫明其妙地說：「我們並沒有談過A軍失敗的話啊！我們雖有幾個在A軍中的朋友，但是

，他們昨天的來信，尙說前線勝利，祇有節節前進的話呀！」

這時，嘉興嫂嫂却怒氣勃勃地，從人叢中跳了出來，大喝道：「你們男子漢，大丈夫，怎麼說過的話，要抵賴呢？哼，你們當我不聽見，剛才是誰說的，『敵方在二十分鐘內，衝鋒五次……這方面的右翼不能抵擋，……吃了一炮彈……雖有一隊攻了過去，但是，後方沒有接應……敗了，完全敗了，橫蠱全軍覆沒的了……』這些話，不是說A軍失利嗎？……」

兩位大學生都哈哈大笑，末了，終於由姓王的說道：「嘉興嫂嫂，你這人真太胡鬧了。我們剛才說的，那裏是A軍失敗的事！——原來我們校中，今天正和B大學比賽足球，張君因事沒有去瞧，所以，